

三国演义

(中)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



新疆大学出版社

东513-1

14.56
89
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

三国演义

(中册)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新登字 08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小学读本

三国演义

(中册)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电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00 印张 2333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631—0730—4/G·416

定价:108.00 元 (共十八册)

目 录

第十九回	军师初用兵	(1)
第二十回	激战长坂坡	(7)
第二十一回	雄辩震群儒	(15)
第二十二回	江东群英会	(27)
第二十三回	黄盖苦肉计	(36)
第二十四回	败走华容道	(46)
第二十五回	三气周公瑾	(57)
第二十六回	马超战潼关	(70)
第二十七回	张松献地图	(79)
第二十八回	截江救阿斗	(86)
第二十九回	魂归落凤坡	(92)
第三十回	刘备领益州	(99)
第三十一回	关羽单刀会	(106)
第三十二回	老将建奇功	(113)
第三十三回	子龙一身胆	(126)

第十九回 军师初用兵

曹操罢三公之职，自以丞相兼之。以毛介为东曹掾，崔琰为西曹掾，司马懿为文学掾。懿字仲达，河内温人也。自是文官大备，乃聚武将商议南征。夏侯敦进曰：“近闻刘备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为后患，可早图之。”操即命夏侯敦为都督，于禁、李典为副将，领兵十万，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荀彧谏曰：“刘备英雄，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不可轻敌。”敦曰：“刘备鼠辈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将军勿轻视刘玄德。今玄德是诸葛亮为辅，如虎生翼矣。”操曰：“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真当世之奇才，非可小觑。”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 X 曰：“元直之言谬矣。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惧哉！吾若不一阵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愿将首级献与丞相。”敦奋然辞操，引军登程。

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牯牛尾至。玄德取尾亲自结帽。孔明入见，正色曰：“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于地而谢曰：“吾聊假此以忘忧耳。”孔明曰：“明公之众，不过数千人，万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阵法。

忽报曹操差夏侯敦引兵十万，杀奔新野来了。张飞闻之，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正说之间，玄德召二人入，谓曰：“夏侯敦引兵到来，如何迎敌？”张飞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可推调？”关、张出，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张飞谓云长曰：“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就焚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起火，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城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玄德曰：“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张飞冷笑而去。云长曰：“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那时却来问他未迟。”二人去了。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孔明谓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黄昏，敌军必到，主公便弃营而走；但见火起即回军掩杀。亮与糜竺、糜芳引五百军守县。”命孔乾、简雍准备庆喜筵席，安排功劳簿伺候。派拨已定，玄德亦疑惑不定。

夏侯敦与于禁等此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队，其余尽护粮车而行。人马趲行之间，望见前面尘头忽起。遥望军马来，到，敦忽然大笑。众问：“将军为何而笑？”敦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

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今观其用兵，乃以此等军马为前部，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吾于丞相前夸口，要活捉刘备、诸葛亮，今必应吾言矣。”遂纵马向前。赵云出马。两马相交，不数合，云诈败而走。夏侯敦从后面追赶。云约走十里，回马又战，不数合又走。韩浩拍马向前谏曰：“赵云诱敌，恐有埋伏。”敦曰：“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遂不听浩言，直赶至博望坡。一声炮响，玄德自引军冲将过来，接应交战。夏侯敦笑谓韩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罢兵！”乃催军前进。

夏侯敦只顾催军赶杀。于禁、李典赶到狭窄处，两边都是芦苇。典谓禁曰：“欺敌者必败。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当往前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后军。”李典便勒回马，大叫：“后军慢行！”人马走发，哪里拦挡得住？夏侯敦正走之间，见于禁从后军奔来，便问何故。禁曰：“南道路狭，可防火攻。”夏侯敦猛省，即回马令军马勿进。言未已，只听背后喊声震起，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随后两边芦苇亦着。一霎时，四面八方，尽皆是火。曹家人马，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赵云回军赶杀，夏侯敦冒烟突火而走。李典见势头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时，火光中一军拦住。当先大将，乃关云长也。李典纵马混战，夺路而走。于禁见粮草车辆，都被火烧，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兰、韩浩来救粮草，正遇张飞。战不数合，张飞一枪刺夏侯兰于马下。韩浩夺路走脱。直杀到天明，却才收军。

关、张二人相谓曰：“孔明真英杰也！”行不到数里，见糜竺、糜芳引军簇拥着一辆小车，车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关、张下马拜伏于车前。孔明回至县中，谓玄德曰：“夏侯敦虽败去，曹操必自引大军来。”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

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后悔何及！”玄德曰：“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议。”

夏侯敦败回许昌，自缚见曹操，伏地请死。操释之。操曰：“吾所虑者，刘备、孙权耳；余皆不足介意。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便令起大兵五十万，选定建安十三年秋出师。太中大夫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时御史大夫郗虑乃以此言入告曹操。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时方在家，对会弈棋。左右急报曰：“尊君被廷尉执去，将斩矣！二公子何不急避？”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言未及，廷尉又至，尽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号令融尸于市。曹操既杀孔融，传令五队军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许昌。

荆州刘表病重，使人请玄德来托孤。表曰：“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玄德泣拜曰：“备当竭力以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正说间，人报曹操自统大兵至。玄德急辞刘表，星夜回新野。刘表病中闻此信，吃惊不小，商议写遗嘱，令玄德辅佐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蔡夫人闻之大怒，关上内门；使蔡瑁、张允把住外门。时刘琦来至荆州探病，方到外门，蔡瑁挡住曰：“公子奉父命镇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离职守，倘东吴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见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将转增，非孝也。宜速回。”刘琦立于外门，大哭一场，上马仍回江夏。刘表病势危笃，望刘琦不来；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数声而死。刘表既死，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假写遗嘱，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就

葬刘表之柩于襄阳，竟不讣告刘琦与玄德。刘琮至襄阳，方才歇马，忽报曹操引大军径望襄阳而来。琮大惊，便写降书，令宋忠潜地往曹操军前投献。操大喜，分付教刘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为荆州之主。

玄德正忧闷间，探马飞报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与孔明商议拒敌之计。孔明曰：“主公且宽心。前番一把火，烧了夏侯敦大半人马；今番曹军又来，必教他中这条计。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门张榜，晓谕居民：“无问老幼男女，愿从者，即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暂避，不可自衰。”一面聚众将听令，先教云长：“引一千军去白河上流头埋伏。各带布袋，多装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来日三更后，只听下流头人喊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却顺水杀将下来接应。”又唤张飞：“引一千军去博陵渡口埋伏。曹军被淹，必从此逃难，可乘势杀来接应。”又唤赵云：“引军三千，分为四队。先于城内人家屋上，多藏硫黄焰销引火之物，曹军入城，必安歇民房。来日黄昏后，但看风起，便令伏军尽将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势大作，却于城外呐喊助威，只留东门放他出走。汝却于东门外从后击之。天明会合关、张二将，收军回樊城。”再令糜芳、刘封二人：“带二千军，一半红旗，一半青旗，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鹊尾坡前屯住。一见曹军到，红旗军走在左，青旗军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头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杀败兵，然后却来白河上流头接应。”孔明分拨已定，乃与玄德登高了望，只候捷音。

却说曹仁、曹洪引军十万为前队，前面已有许褚三千铁甲军开路，浩浩荡荡，杀奔新野来。是日午刻时分，来到鹊尾坡，望见坡前一簇人马，尽打青、红旗号。许褚催军向前。刘封、糜芳分为四队，青、红旗各归左右。许褚勒马，教且休进：“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处住下。”许褚飞报前队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并

无埋伏。”许褚复回坡前，提兵杀入，不见一人。许褚方欲前进，只听得山上大吹大擂。抬头看时，只见山顶上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对坐饮酒。许褚大怒，引军寻路上山。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前进。又闻山后喊声大震。欲寻路厮杀，天色已晚。

曹仁教且夺新野城歇马。军士至城下时，只见四门大开，不见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曹洪曰：“此是势孤计穷，故尽带百姓逃窜去了。”此时各军走乏，皆去夺房造饭。初更以后，狂风大作。守门军士飞报火起，曹仁急令众将上马时，满县火起，上下通红。是夜之火，更胜前日博望烧屯之火。曹仁引众突烟冒火，寻路奔走，闻说东门无火，急急奔出东门。方才脱得火厄，背后一声喊起，赵云引军赶来混战，败军各自逃命，谁肯回身厮杀。正奔走间，糜芳引一军至，又冲杀一阵。曹仁大败，夺路而走，刘封又引一军截杀一阵。到四时时分，人困马乏，军士大半焦头烂额；奔至白河边，喜得河水不甚深，人马都下河吃水；人相喧嚷，马尽嘶鸣。

云长在上流忽听得下流头人喊马嘶，急令军士一齐掣起布袋，水势滔天，望下流冲去，曹军人马俱溺于水中，死者极多。曹仁引众将望水势慢处夺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听喊声大起，一军拦路，当先大将，乃张飞也，大叫：“曹贼快来纳命！”截住曹仁混杀。忽遇许褚，便与交锋；许褚不敢恋战，夺路走脱。张飞赶来，接着玄德、孔明，尽望樊城而去。

第二十回 激战长坂坡

曹仁使曹洪去见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动三军，漫山塞野，尽至新野下寨。刘晔曰：“今刘备尽迁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径进，二县为齑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刘备。备即不降，亦可见我爱民之心；若其来降，则荆州之地，可不战而定也。”操从其言，便问：“谁可为使？”刘晔曰：“徐庶与刘备至厚，今现在军中，何不命他一往？”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见，共诉旧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来招降使君，乃假买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进，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计。”玄德欲留徐庶。庶谢曰：“某君不还，恐惹人笑。今老母已丧，抱恨终天。身虽在彼，誓不为设一谋。公有卧龙辅佐，何愁大业不成。”玄德不敢强留。

徐庶辞回，见了曹操，言玄德并无降意。操大怒，即日进兵。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即救止。行至襄阳东门，玄德勒马大叫曰：“刘琮贤侄，吾但欲救百姓，并无他念。可快开门。”刘琮闻玄德至，惧而不出。蔡瑁、张允径来敌楼上，叱军士乱箭射下。城中忽有一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众视其人，身长八尺，面如重枣，姓魏，名延，字文长。当下魏延开了城门，大

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只见城内一将飞马引军而出，大喝：“魏延无名小卒，安敢造乱！识得我大将文聘么！”魏延大怒，便来交战。两下军兵在城边混杀，喊声大震。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为家。”玄德曰：“正合吾心。”于是引着百姓，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魏延寻不见玄德，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

玄德拥着百姓，缓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云长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教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玄德即修书令云长同孙乾领五百军往江夏求救；令张飞断后，赵云保护老小；其余俱管顾百姓而行。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阳，召刘琮相见。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遂与张允同至樊城，拜见曹操。瑁等辞色甚是谄佞。操遂加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二人大喜拜谢。操又曰：“刘景升既死，其子降顺，吾当表奏天子，使永为荆州之主。”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张允乃谄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显爵，更教都督水军乎？”操笑曰：“吾岂不识人！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权且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

蔡瑁、张允归见刘琮，具言：“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襄。”琮大喜；次日，与母蔡夫人亲自渡江拜迎曹操。操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抚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遂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再三推辞，曹操不准。琮只得与母蔡夫人同赴青州。操唤于禁嘱咐曰：“你可引轻骑追刘琮母子杀之，以绝后患。”于禁得令，引众赶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来杀汝母子！可早纳下首级！”蔡夫人抱刘琮大哭。军士杀死刘琮与蔡夫人。于禁回报曹操，操重赏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寻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来孔明已先令人搬

送至三江内隐避矣。操深恨之。襄阳既定，荀攸进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钱粮极广。刘备若据此地，急难动摇。”操曰：“孤岂忘之！”操教星夜前进，限一日一夜，赶上刘备。

玄德引十数万百姓、三千余军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进发。孔明曰：“云长往江夏去了，绝无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烦军师亲自走一遭。刘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见公亲之，事必谐矣。”孔明允诺，便同刘封引五百军先往江夏求救去了。当日玄德自与简雍、糜竺、糜芳同行。玄德曰：“前面是何处？”左右答曰：“前面是当阳县。有座山名为景山。”玄德就教就此山扎住。至四更时分，只听得西北喊声震地而来。玄德大惊，急上马引本部精兵二千余人迎敌。曹兵掩至，势不可当。玄德死战。正在危迫之际，幸得张飞引军至，杀开一条血路，救玄德望东而走。奔至天明，闻喊声渐渐远去，玄德方才歇马。看手下随行人，止有百余骑；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简雍、赵云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

正凄惶时，忽风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张飞曰：“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玄德曰：“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张飞曰：“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玄德曰：“休错了疑了。岂不见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子龙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张飞哪里肯听，引二十余骑，至长坂桥。见桥东有一带树木，飞生一计：教所从二十余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聘，冲起尘土，以为疑兵。飞却亲自横矛立马于桥上，向西而望。

赵云自四更时分，与曹军厮杀，往来冲突，杀至天明，寻不见

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云自思曰：“主公将甘、糜二夫人与小主人阿斗，托付在我身上；今日军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见主人？不如去决一死战，好歹要寻主母与小主人下落！”云拍马在乱军中寻觅，正走之间，见一人卧在草中，视之，乃简雍也。云急问曰：“曾见二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弃了车仗，抱阿斗而走。我飞马赶去，转过山坡，被一将刺了一枪，跌下马来，马被夺了去。我争斗不得，故卧在此。”云乃着二卒扶护简雍先去报与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寻不见，死在沙场上也！”说罢，拍马望长坂坡而去。忽一军士曰：“恰才见甘夫人披头跣足，相随一伙百姓妇女，投南而去。”云见说，也不顾军士，急纵马望南赶去。只见一伙百姓，男女数百人，相携而走。云大叫曰：“内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后面望见赵云，放声大哭。云下马插枪而泣曰：“使主母失散，云之罪也！糜夫人与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与糜夫人被逐，弃了车仗，杂于百姓内步行，又撞见一支军马冲散。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我独自逃生至此。”正言间，又撞出一支军来。赵云拔枪上马看时，面前马上绑着一人，乃糜竺也。背后一将乃曹仁部将淳于导，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献功。赵云大喝一声，直取淳于导。导抵敌不住，被云一枪刺落马下，向前救了糜竺。云请甘夫人上马，杀开条大路，直杀至长坂坡。只见张飞横矛立于桥上，大叫：“子龙！你如何反我哥哥？”云曰：“我寻不见主母与小主人，因此落后，何言反耶？”飞曰：“若非简雍先来报信，我今见你，怎肯干休也！”去曰：“主公在何处？”飞曰：“只在前面不远。”云谓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寻糜夫人与小主人去。”言罢，引数骑再回旧路。

正走之间，见一将手提铁枪，背着一口剑，跃马而来。赵云更不打话，直取那将。交马只一合，把那将一枪刺倒。原来那将乃曹操随身背剑之将夏侯恩也。曹操有宝剑二口：一名倚天，一名

青工；倚天剑自佩之，青工剑令夏侯恩佩之。云夺了那口剑，看靶上有金嵌“青工”二字，方知是宝剑也。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云并无半点退心，只顾往来寻觅；但逢百姓，便问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儿，左腿上着了枪，行走不得，只在前面墙缺内坐地。”赵云听了，连忙追寻。只见一个人家，被火烧坏土墙，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墙下枯井之傍啼哭。云急下马伏地而拜。云曰：“夫人受难，云之罪也。不必多言，请夫人上马。云自步行死战，保夫人透出重围。”糜夫人曰：“不可！将军岂可无马！此子全赖将军保护。妾已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为累也。”云曰：“喊声将近，追兵已至，请夫人速速上马。”糜夫人曰：“妾身委实难去，休得两误。”乃将阿斗递与赵云曰：“此子性命全在将军身上！”四边喊声又起。云厉声曰：“夫人不听吾言，追军若至，为之奈何？”糜夫人乃弃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井而死。

赵云见夫人已死，恐曹军盗尸，便将土墙推倒，掩盖枯井。掩讫，将阿斗抱护在怀，绰枪上马。正走间，前面又有一支军马拦路。当先一员大将，旗号分明，大书“河间张合”。云更不打话，挺枪便战。约十余合，云不敢恋战，夺路而走。赵云纵马正走，背后忽有二将大叫：“赵云休走！”前面又有二将，截住去路；后面赶的是马延、张合，前面阻的是焦触、张南，都是袁绍手下降将。赵云力战四将，曹军一齐拥至。云乃拔青工剑乱砍，手起处，衣甲平过，血如涌泉。杀退众军将，直透重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急问左右是谁。曹洪飞马下山大叫曰：“军中战将可留姓名！”云应声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操曰：“真虎将也！吾当生致之。”遂令飞马传报各处：“如赵云到，不许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赵云得脱此难。这一场杀，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

曹营名将五十余员。赵云当下杀透重围，血满征袍，望长坂桥而走。只闻后面喊声大震，原来文聘引军赶来。赵云到得桥边，人困马乏。见张飞挺矛立于桥上，云大呼曰：“翼德援我！”飞曰：“子龙速行，追兵我自挡之。”

云纵马过桥，行二十余里，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云喘息而言曰：“赵云之罪，万死犹轻！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只得推土墙掩之。怀抱公子，身突重围。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云喜曰：“幸得公子无恙！”又手递与玄德。玄德接过，掷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上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

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敦、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许褚等都至。见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又恐是诸葛亮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扎住阵角，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之，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圆睁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

崩，自相践踏。张辽、许褚赶上，扯住辮环。张辽曰：“丞相休惊。料张飞一人，何足深惧！今急回军杀去，刘备可擒也。”曹操神色方才稍定，乃令张辽、许褚再至长坂桥探听消息。

张飞见曹军一拥而退，不敢追赶；速令将桥梁拆断，然后回马来见玄德，具言断桥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则勇矣，惜失于计较。”飞问其故。玄德曰：“若不断桥，彼恐有埋伏，不敢进兵；今拆断了桥，彼料我无军而怯，必来追赶。”于是即刻起身，从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曹操使张辽、许褚探长坂坡消息，回报曰：“张飞已拆断桥梁而去矣。”操曰：“彼断桥而去，乃心怯也。”遂传令速搭三座浮桥，只今夜就要过。

玄德行近汉津，忽见后面尘头大起，喊声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如之奈何？”急命赵云准备抵敌。忽山坡后鼓声响处，一队军马飞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当头那员大将，手执青龙刀，坐下赤兔马，原来是关云长，去江夏借得军马一万，探知当阳长坂大战，特地从此路截出。曹操一见云长，即勒住马回顾众将曰：“又中诸葛亮之计也！”传令大军速退。

云长追赶十数里，即回军保护玄德等到汉津，已有船只伺候；云长请玄德与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忽见江南岸战鼓大鸣，舟船如蚁，顺风扬帆而来。玄德大惊。船来近至，只见一人白袍银铠，立于船头上大呼曰：“叔父别来无恙！小侄得罪！”玄德视之，乃刘琦也。玄德大喜，遂合兵一处，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诉情由，江西南上战船一字儿摆开，乘风唳哨而至。刘琦惊曰：“江夏之兵，小侄已尽起至此矣。今有战船拦路，非曹操之军，即江东之军也，如之奈何？”玄德出船头视之，见一人纶巾道服，坐在船头上，乃孔明也，背后立着孔乾。玄德慌请过船，问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云长于汉津登陆地而接。我料曹操必来追赶，主公必不从江陵来，必斜取汉津矣；故特请公子先来接